

红楼续书选

紅樓夢

春风文艺出版社



红楼 幻 梦

花月痴人 撰

杨爱群 校点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字数：292,000 开本：850×1162 1/32 印张：11 $\frac{3}{4}$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500

责任编辑：林辰

封面设计：李勤学

ISBN 7-5313-0144-X/I·132

定价：3.90元

出版说明

《红楼幻梦》，封面正中题“幻梦奇缘”，右上题“道光癸卯新坊”，下署“好景斋珍藏”。首有叙，署“道光癸卯秋花月痴人书于梦怡红舫”。二十四回，双联工整回目，半叶九行，行二十字。版刻较精。

是书作者深疾《红楼梦》“欢洽之情太少，愁绪之情苦多”，因而“摭其奇梦之未及者，幻而出之”，又演出一场“幻梦”，“而使世人破涕为欢，开颜作笑。”由于情节的需要，其环境描写、场面铺陈失于细烦，但因之而使此书对于研究清代中叶的风俗民情以及园林建筑诸方面，具有资料价值。所以，此书的社会学、民俗学价值，远远超过了它的文学价值。

春风文艺出版社

叙

向人默庵问余曰：“《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曰：“情书也。”默庵曰：“情之谓何？”余曰：“本乎心者之谓性，发乎心者之谓情。作是书者，盖生于情，发于情，钟于情，笃于情，深于情，恋于情，纵于情，囿于情，癖于情，痴于情，乐于情，苦于情，失于情，断于情，至极乎情，终不能忘乎情。惟不忘乎情，凡一言一事，一举一动，无在而不用其情，此之谓情书。其情之中，欢洽之情太少，愁绪之情苦多。何以言之？其欢洽处，如花解语，玉生香，识金锁，解琴书，撕扇品茶，折梅咏菊等事，诵之爽脾不过，令人叹艳。其悲离处，如三姐戕，二姨殃，葬花绝粒；泄机关，焚诗帕，诔花护玉；晴雯灭，黛玉亡；探春远嫁，惜春皈依；宝玉弃家，袭人丧节各情，阅之伤心，适足令人酸鼻。凡读《红楼梦》者，莫不为宝黛二人咨嗟，甚而至于饮泣，盖怜黛玉割情而夭，宝玉报情而遁也。余尝究心是书。”默庵曰：“子可知是书乃红楼中一梦耳？”余曰：“然。”彼则曰：“子曷不易其梦，而使世人破涕为欢开颜作笑耶？”余曰：“可。”于是幻作宝玉贵，黛玉华，晴雯生，妙玉存，湘莲回，三姐复，鸳鸯尚在，袭人未去。诸般乐事，畅快人心，使读者解颐喷饭，无少歉歎。凡人居六合之中，困苦悲离，富贵利达，无非梦幻泡景，是以痴人说梦。细玩红楼，乃奇梦也，痴人乌得而语之？今摭其奇梦之未及者，幻而出之，综托之于梦幻，故名之曰“幻梦”云。

时道光癸卯秋花月痴人书于梦怡红舫

目 录

第一回	警幻仙情圆夙世因 绛珠女魂游太虚境	1
第二回	愿遂三生珠辉洛浦 缘成隔世玉粹蓝田	11
第三回	贾宝玉愤语激新僧 林颦卿微词舒旧恨	25
第四回	洽深情香衾偎软玉 持正论淑德立贤箴	41
第五回	光府第宝玉中乡魁 返尘寰湘莲求妙偶	56
第六回	矢志持家累储巨富 含悲认弟联捷春闱	73
第七回	林琼玉孝让分财 贾绛芸天恩持宠	88
第八回	狗彘奴刁谋陷命 义侠士奇遇成婚	102
第九回	史湘云重征蝴蝶诗 林琼玉双效鸾凰侶	115
第十回	颁御宴贺喜闹新娘 续前缘借尸还艳魄	134
第十一回	载瓦弄璋醵金作宴 登楼度沼酌意题联	148

第十二回	游目骋怀赏心乐事	
	群芳浓艳美景良辰	162
第十三回	红香圃分题花月吟	
	碧韵轩共议轮台会	174
第十四回	灯月双辉红楼介寿	
	笙歌杂沓碧沼腾光	194
第五回	淑平儿欣验麒麟兆	
	慧晴雯补题花月吟	213
第十六回	探悟道双玉谈因	
	小游仙群钗入梦	236
第十七回	芳情缱绻卜缘续缘	
	蜜意徘徊寻梦补梦	253
第十八回	王熙凤孽劫归泉	
	柳湘莲奇功靖寇	265
第十九回	雪夜吟诗楼台皎洁	
	春宵开甕衾枕欢娱	280
第二十回	秘闺情群姬舒媚态	
	联宴会三美逞奇能	295
第二十一回	比美方容定评甲乙	
	葬花祭雪感格神灵	309
第二十二回	诞双生千人汤饼会	
	膺一品五世綽纶恩	323
第二十三回	惊恶梦勘破情魔	
	诉幽情觉述梦幻	338
第二十四回	心荡漾翠被困春情	
	意缠绵红楼醒幻梦	352

第一回

警幻仙情圆夙世因 绛珠女魂游太虚境

话说警幻仙姑专管人间才子佳人、痴男怨女夙孽沉沦，或以钟情未遂，夙恨难消，或遇奸人妒害分其鸾侣，以致抑郁而亡，仙姑必施幻术，续其前缘，消其夙恨，不使青衫涕泪，红粉飘零。

因前《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这件公案，十余年间，宝玉、黛玉钟情似海，两意绸缪，愿同生死。原指望百年完聚，不料缘悭运蹇，遇着王熙凤怀私设毒，以成其谋。若宝、黛二人配偶，恐黛玉夺其家政之权，彼时用了一计，趁宝玉痴迷之际，以金玉良缘冲喜一事说动贾母、王夫人；又乘宝玉痰迷，竟将薛宝钗撮合成婚。只顾其奸谋利己，顿将个娇妍美艳、秀丽文娴的林黛玉弄做泉台艳魄、月夜幽魂。当其绝命之时，香魂一缕，悠悠忽忽，不知所之。凡人归阴，本坊土地将其一生功过发往地府较对，上奏天廷。贤才仁德者归于上界，应录仙籍者证入仙班，平庸者转世，作恶者拥入森罗殿，或入轮回，或入诸般地狱受罪。却说此时，本方土地一见黛玉的魂飘渺而来，忙引至城隍庙。挂号值班鬼役看见土地引了一个绝美女魂前来，忙觑鬼眼一看。土地对鬼役道：“这是荣国府千金小姐，有大来头的，须要好生伺候，不得罗唣！”土地交待明白即回去了。众鬼役左看右看，伸伸鬼舌头，做些鬼样，捣些鬼话，各种鬼形不一而足。一个鬼道：“这位小姐不知害什么病死的？”又一个道：“你瞧，他的脸就象出水荷花一般，

只怕是害相思死的。”那一个道：“咱们去盘问他。”这个道：“不可，不可。刚才土地老儿交待的话没听见吗？你去混闹，倘若这位小姐撒一个娇，喊叫起来，回了老爷，真正吃不了还兜着走呢！倒是问问她的住处、姓名，替她回了上号，好等老爷开发她去。”那个鬼走到黛玉面前问道：“小姐系何处人，姓甚名谁？说明白了，好代小姐通报。”黛玉道：“我系苏州人，姓林名黛玉，父亲号如海，歿了十年，做过扬州巡盐御史。”鬼役道：“小姐既系苏州人，如何跑到这里来，不要是走错了路，快回去罢。”黛玉道：“此处是我外祖家，我系死在这里的。”鬼役道：“原来是这么着。小姐请待一会，咱们替你回判官老爷去。”可怜黛玉深闺弱质，初见鬼役已吓得战战兢兢，又听说要报判官，更吓得站在一旁乱抖。

鬼役进去，见判官在堂上伺候城隍老爷查点案卷，向前跪禀道：“现有本城土地带领女鬼一名，前来搔号。”判官道：“你等问过住处姓名没有？”鬼役将黛玉回答的话说了。只见城隍老爷将惊堂一拍，大叫一声：“不好了，你们快些回避！”吓得判官、小鬼几个倒退。又见老爷一叠连声：“快请夫人出来，同我看小姐去！”一个回话的鬼役向众鬼道：“奇怪，奇怪，老爷并没有瞧见这位小姐的俊样儿，怎么就发起狂来了？”正在外面捣鬼，只听里面夫人带了侍女出堂，老爷忙道：“林家内侄女来了，咱们接她去。”原来林公有个妹子嫁与申家。这申公正直无私，未有子嗣，死后做了京都城隍。夫人与如海手足情深，听说侄女魂魄归阴，一面哭着出来，携黛玉进去。黛玉认着亲人，陡吃一惊。进了内堂，黛玉泣拜道：“侄女违别姑爹姑妈十余年了，不料姑爹在此为神。可怜侄女孤苦无依，幸望垂悯，将侄女送到我爹妈那里去。”申公道：“这个自然。但是阴曹向例，先要到咱们苏州城隍处归籍，再得与令尊堂相见。”申公当即将黛玉魂灵送至苏州城隍那里。查了册

籍，苏州城隍向黛玉道：“小姐乃上界仙子归凡，今日去世即有仙女来迎。今且送小姐回府。”随即命鬼役先去通报，又着女鬼伴送黛玉回家。

林公得知，忙与夫人道：“可怜女儿死了，她的魂来了。”夫人听说，大哭起来，同林公赶出外厢。黛玉一见，发起怔来。只听林公、夫人齐说道：“儿呀，你怎么不在人世了？”二人赶来，到了面前。黛玉心里明白，无如气急身惊，心酸腿软，不能趋步，只哭叫一声，扑跪在地，已痛倒了。慌得林公同夫人急忙扶起，叫侍女扶进内室。

夫人坐在炕上，将黛玉搂入怀中，林公同坐炕上，齐声叫道：“我的儿醒来！”歇了好一会，黛玉方才舒气，呜咽哽咽，满面泪痕，道：“爹爹，妈妈，可知女儿死得好苦呀！”说着，要下地来。夫人道：“你且歇歇再说话。”停了一会，林公道：“我自歿后，上帝念我为人正直，将我补授城隍之职。以前同儿娘在四川耽搁了几年，后又在湖北耽搁几年，今已任满，告假在家，将来可转天曹。我一生的心事，指望儿长大成人，得一佳婿，方慰我爱儿之心。不料儿因何得病就夭亡了？今日到了跟前，儿呵，我一见你心如刀割。”夫妻母女又痛哭起来，幸得侍女善言百般解说，方才止哭。黛玉从贾夫人怀里起来，泣拜于地。夫人又拉黛玉坐在自旁，黛玉道：“爹妈在上面坐，容女儿坐在下面。”夫人道：“你就这么坐罢。”黛玉拭泪道：“自从那年雨村先生送女儿进京，一到外婆家，老太太见了女儿，抱着大哭，舅母众姊妹们好不容易将老太太劝住。女儿待老太太放了手，才一一拜见。宝玉哥哥、女儿都在一块儿，跟着老太太饮食起居，老太太极疼爱女儿。”贾夫人道：“老太太爱我如掌上之珠，见你思我，自然如此。两位舅父、舅母待你如何？”黛玉道：“一样疼爱。”贾夫人又问：“表兄弟姊妹等待你怎样？”黛玉道：“也都很

好，惟有宝玉哥哥待我比别人更厚。”贾夫人点点头，又道：“还有你珠大嫂子、琏二嫂子怎样呢？”黛玉道：“珠大嫂子极端厚待小姑子，最好。那琏二嫂子，见面时女儿吃了一惊，不知怎么样，心里有些怕他。”贾夫人道：“这是什么原故？”黛玉道：“女儿亦说不出所以然的道理来。”贾夫人道：“她待你怎么样呢？”黛玉道：“那些外面光景象是好的，因为老太太疼我，要敷衍的好看。估量着她的心里是时时忌克我的。”贾夫人道：“这么说来，她与你是面和心不和的。”黛玉一面答应，又淌眼泪。贾夫人道：“你和她可曾拌嘴赌气没有？”黛玉道：“我在那里十余年，上下众人，从来没有和人淘气的事。况且琏二嫂子为人尖酸利害，现管着家，只知趋奉老太太、二舅母两个人。老太太、二舅母因此最喜欢她。大众巴结她怕巴结不上，还有谁敢得罪她一点吗？”贾夫人沉吟了一会，道：“原来是这么着。”林公道：“且慢问这些话。我倒要问问，那里近来的家道，还是从前烈烈轰轰的势派不是？”黛玉道：“几年前，元妃娘娘归省的时候，正是繁华极盛。近年来入不敷出，比以前差多了，很打饥荒呢。”林公叹气道：“难道你两位舅舅也不经心整理？将来颓堕下去，怎么处？那边东府里，大约鲁卫之政，不可可知。那些表兄们，那个有出息呢？”黛玉道：“东府珍大哥不肯认真治家，这边琏二哥总揽家务，倒难为他支持。”林公道：“这是大些的。那小些的，即如宝玉，可还好么？”黛玉见问，心中一刺，甚是踌躇。无奈父母动问，不敢掩饰，只得直说：“因为老太太钟爱娇惯，惯了脾气，有些乖强。”林公道：“他读书写字可肯用功？”黛玉道：“他天分聪明，能读书，大小字都写得好，只是不肯用苦功。二舅舅规矩虽严，未免一曝十寒。”林公道：“到底制艺如何？”黛玉道：“近来文章也做好了，二舅舅很喜欢。珠大哥家兰哥儿却肯攻书，将来大有出息。惟有环兄弟

太不爱好，阖家的人很嫌。”她正在谈论，外面请林公说话，只得出去。这里夫人又问道：“老太太家，有个侄孙女儿湘云丫头可好么？”黛玉道：“湘云妹妹文才女工都好，性情爽直，老太太最疼她，时常来住着顽。还有二舅母家姨妈，带了男女蟠哥哥、宝钗姊姊、丫头香菱进京来，住在外婆家。那年元妃娘娘省亲，宁荣府后首一带，盖做省亲别墅，名大观园。其中亭台楼阁，馆院轩斋，以及四时花木，山石流泉，竹桥，茆屋，建造的精巧异常。娘娘省亲之后，恐怕院子荒芜，即有旨意，着众姊妹、大嫂子、二哥哥和女儿都住在园中读书。女儿住处名潇湘馆，后首又有大舅母的嫂子，带了女儿岫烟姊姊来投奔大舅母，住在园中。还有薛姨妈的侄女宝琴妹妹，珠大嫂的婶娘带了女儿纹弟、绮妹妹同伴来京，亦住在园中。那些姊妹和女儿极好。”夫人又问道：“几位表姊妹如何呢？”黛玉道：“迎春姊姊忠厚本分，过于懦弱，探春妹妹聪明才干，算个尖儿。惜春妹妹亦聪慧过人。那些亲戚姊妹都人才出众。”夫人道：“你们许多姊妹住一块儿，做些什么事？”黛玉道：“念书，写字，做诗，闲常做些针黹。老太太最高兴常在园中饮酒、赏花，很热闹。”贾夫人道：“若照这样，你在那里尽可逍遥自在，为什么一病就不能治呢？”黛玉一闻此语，那眼泪犹如断线之珠，直滚下来。一面哭道：“女儿虽有老太太疼爱，众姊妹同伴，终是孑然一身。见他们有父母、兄弟姊妹的，回想我爹妈没了，只剩女儿一人，因此时常伤心落泪，竟哭伤了，长年多病，所以身子单弱，捱到于今，竟难治了。”贾夫人道：“你到底是个什么病，害了几时才死的呢？”黛玉道：“只有几天病。”夫人道：“怎么起的，你说给我听。”黛玉道：“有一天，往上房去，走到园中，半路上听见个丫头啼哭。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林姑娘，我告诉你，评评这个理。因为宝二爷病了，疯疯颠颠，总没有好，说是这

几天要娶宝姑娘过来冲喜，回问了我姊姊一声，明儿要过来了，咱们还是叫宝姑娘，还是叫宝二奶奶？这句话又没说坏了什么事情，我姊姊就打了我一个耳刮子。你说，可委屈死人？我问她为什么打我，她说琏二奶奶那么吩咐着，不许人混说，这件事原是瞒着人，不把园里的人和潇湘馆的人知道，你没听见吗？在这里混说混问。我说，谁告诉过我的吗？姊姊还要打我，才到这里来哭的。”说着，还在那里哭。女儿听这话诧异，走到上房，只见宝玉哥哥傻笑，老太太、舅母、姊妹、嫂子们都不在那里。我只坐了一会，那些屋里的人赶着催我回来了。刚到屋里，只觉心中一慌，头上一晕，喷出血来，几乎栽倒。紫鹃们急忙扶到炕上，从此吐血不止，医药无效，捱了两三天，就断气了。”说到这处，黛玉喉中哽咽，又痛哭起来。贾夫人听罢，叹口气道：“嗳，其中必有原故。我的儿，你不好明说，我已猜着，被人坑死了。”于是，黛玉越哭越惨，贾夫人又搂黛玉同哭。正没开交，只见林公进来说：“何苦又是这么样？”贾夫人即将刚才同黛玉问话的话述了一遍，林公亦甚恼怒。夫人道：“老爷，你可知道，琏二媳妇凤丫头，本是个刁钻利害很泼辣的东西，她见女儿比她聪明精细，又知书识字，恐将来配了宝玉，夺她掌家之权，故将巧语花言说动老太太和二嫂子，将她娘家的亲人宝丫头弄过来与宝玉成亲。生生的将女儿终身大事拆散，陷了女儿一命。”便咬牙切齿，向林公道：“老爷，你要想个法儿，将凤丫头这蹄子弄到这里来糟蹋个死，出出咱们的气，才得甘休。”林公道：“凡人生死有数定的，倘她阳寿未终，如何能够把她拘出来呢？你别着急，待我分头致书两处城隍，将女儿、凤丫头的生死簿细细根查，她们的前因后果方得明白。可怜女儿哭坏了，你们且静静的歇着，等查了簿子再说吧。”林公一面差人查簿。夫人同黛玉又说别话。

随后两处送到生死簿抄底来看，上注“王熙凤，阳寿三十

三岁，为人尖克悍妒，盘驳重利，弄权害人，拆人婚姻两次，被害者五人。一次拆婚张金哥、崔胜。二次拆婚贾宝玉、林黛玉。戏诱致死贾瑞，惨妒致死尤二娘。一生功微恶极，女中劫星，死后阴曹受诸般恶罪，贬入轮回。林黛玉，阳寿十七岁，乃上界仙妹历劫临凡。为人聪慧贞淑，閔范贤才，命犯劫星，病歿时旋入尘凡，了其夙愿，夫荣子贵，偕老归真。”林公看罢，喜形于色，递与夫人、黛玉看后，一面说道：“女儿的前因后果，遭过魔劫，方有好处，这也罢了。天机不可泄漏，还要回归仙籍，再又临凡。且等一会，我还有许多最要紧的话，慢慢和你说。”

正在话别，突有仙女来催促黛玉起身，刻不待缓。因警幻仙姑那日从各司稽查册籍，屈指一算，对众仙女道：“目下正是绛珠妹子劫尽重生之期，她的魂灵已回苏州，父母相叙。”此即吩咐两个仙女道：“尔等速即下界，将她魂灵引来，切勿刻延误事。”两仙女领命，纵起云光，一霎已到苏州林府。见了林公等，两仙女道：“我等奉警幻仙姑之命，迎接令爱小姐速回太虚幻境，注册销籍，旋即回凡。仙姑叮嘱，刻勿迟延，要紧，要紧。”林公同夫人听罢，泪流满面，不禁伤心。黛玉听说，叫了一声，滚到夫人怀里，已昏晕过去。叫唤半晌，方才苏醒。黛玉哭道：“女儿不到太虚幻境去，望爹爹写封告疏，求求仙姑，将女儿名字销籍，舍了女儿在此，长久侍奉爹娘罢。”一面说着，哭的惨不可闻。林公同夫人昏昏闷闷，亦痛哭不止。两仙女亦为陷涕。林公道：“儿呀，这是你命中注定的，我何能挽回天意呢？况且你此去回凡，完尔夙愿，正是苦尽甘来的时候，如何去呢？”黛玉道：“女儿情愿在阴间过日子，强如在外婆家失了怙恃伶仃之苦。”一面拉着父母衣襟痛哭，又道：“女儿才来未久，怎舍得违背爹娘，又往那陷我的地方去呢？”贾夫人道：“你听我说，譬如你阳寿未终，此

时我两人尚且不得与尔见面，你还在那里不死不活，又不得遂你的心事，白瞧着人家热闹，那个日子真不好过，又待如何呢？这么退一步想想，你就明白了。”林公道：“你可记得，那年送你进京，你却难舍，自然也要硬着心肠走了，况且此去光景越过越好，我的儿，早些去罢。”黛玉紧紧拉着父母，那里肯放，哭得似醉似痴。两仙女道：“小姐且到幻境，见了仙姑，那里有缩地法、返魂香、怀梦草，小姐若见亲人，将缩地法作起，就可以神灵叙会，时常相见，还不好吗？”黛玉听了说道：“果然若得如此，我才放心。”仙女又催起身，黛玉无法，只得吞声含泪，拜别了父母。两仙女将黛玉扶到中庭，仙袂一拂，登时御空而去。林公同夫人抬头仰望，洒了一回泪才罢。

再言黛玉，被仙女引出杳冥之际，渐见光明，倏忽已到太虚幻境。仙女指点道：“那高大牌坊里面就是仙宫了。”黛玉细看，但见云容缥缈，树韵琳琅，数派飞流，千峰翠嶂，白石青苔，纤尘不染，琪花瑶草，芬馥常凝，心中惊异，果然仙境非凡。到了牌坊，抬头看见匾额，乃是：“太虚幻景”，两旁对联道：

因属情真能灭假

缘从心有莫愁无

再走进去，乃是一座高并云霄、金碧琉璃的宫殿门，外一匾上书：“觉迷慧岸”，旁首对联道：

女怨男痴情到魔深心不泯

天高地厚历劫尽数犹宽

黛玉看了，心中惕然，默会匾对的意旨，竟是成就自己的原故，天地恩厚如此，可谓大造化了。跟随仙女进了宫门，绕过配殿，行至正中，遇着仙姑迎来，携了黛玉进去，说道：“妹妹，阔别了。”黛玉道：“弟子久谪人间，今日幸睹仙

颜，顿舒夙愿。”随即深深下拜。仙姑挽住，让黛玉坐下。仙姑道：“贤妹尘环历劫十余年，春怅秋悲，泪尽罗巾，自怜幽独，身居锦绣之丛，命等飘零之叶，临风感叹，对影歔欷，我为你筹措熟矣。”黛玉道：“弟子沉沦凄楚，仰沐垂怜，中心快快。”仙姑道：“今日引妹妹归来，一结前因，再成后果。我和你各处领略一番。”说毕，同黛玉到多情司、薄命司、墮泪司、断肠司、销魂司、顾影司、怅望司、凝想司、感月司、惜花司、悲风司、怨雨司等处，一一细看。又将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与看，黛玉颖悟非常，默识一遍，即已了然。又到殿后，见一门上，悬着“绛珠仙阙”匾额，进去则见白玉花栏围着那株仙草，指与黛玉道：“看你这草，光华耀目，香气沁心，欣欣向荣，正寓贤妹嘉祥之瑞。”又引至前后左右，逛了一回。仍到原处，叫众仙女相见毕，入座，摆上酒肴，无非蓬岛奇鲜，仙源玉醴，不必多贅。比将前后曲谱与黛玉对看，令众仙女将上次演与宝玉听的曲子一一歌完，又将新翻改换的数曲再复歌一遍。歌曰：

〔连理枝〕这是灵河仙草萎重生，那便是青埂神瑛暗复莹。十年魔障今消尽，打破了生关死劫，超脱了冤孽沉沦，才博得鸳鸯夜月销金帐，孔雀春风软玉屏。固因他，贞芳自戌善行维；诚须知，是穷通寿，天由天定。立志潜修却在人，看此日，欢偕连理相与乐长春。

〔幻无常〕美质绝纤瑕，性坚贞，气自华，晶莹似雪真无价。得良人爱他，恨凶人劫他。忽把个妙连城空受强梁陷，幸神灵呵护交加。提出污泥中，寄人篱下。喜相逢，多情义士牢牵挂。这正是，任良工重经雕琢，与圭玉为陪。

〔乐重生〕西池玉蕊，芬馥娇红。合藏金屋，如何摇落归空。恨只恨莺瞋燕妒，更何堪剥蚀顽虫。感凋残物化，觅艳无踪。幸阳春有脚，返魂香萼，月下重逢。此日多情，公子抚今追昔，默识芳容。合欢时，但领取灵根，甦换并敷荣。任是无言，桃李一样笑东风。

〔煞尾〕色本空中现，空明色更多。慢说道，寂静虚无干净也；转幻出空中楼阁势巍峨；又只见，锦绣繁华地，温柔安乐窝。都只为，人情缺陷长为恨；因此上，补出这玉润珠圆一曲歌。

黛玉听完，心中默会。此番黛玉魂游景况，与宝玉神游大同小异。黛玉心想：“原来真有此事。从前宝玉对我说过，曾梦到此处，如何饮酒听歌，我还半信半疑。今日身历此境，足见宝玉真不欺我。”仙姑道：“曲中意旨，贤妹参详。我已托渺渺真人带你下界。还魂毕，你同神瑛侍者三生之愿。今赠你通灵符诀锦囊，付真人替你带去，内贮返魂香、怀梦草。用时佩在身上，升天入地，与鬼神相见，无所不通。待你缘满归真，再和你共赏仙壶韶景。”黛玉正在留恋，只见渺渺真人到来，向仙姑稽首道：“我今引绛珠仙回阳，茫茫大士已指拨神瑛侍者去了。”说毕，仙姑同黛玉行至牌坊，又叮咛道：“贤妹历观诸册，此乃天机，切勿漏泄。”黛玉连连答应。只见真人将袍袖一拂，起朵艳云，托着黛玉魂灵，飘然而返。欲知怎样回阳，下回分解。

第二回

愿遂三生珠辉洛浦 缘成隔世玉粹蓝田

话说真人送了林黛玉的魂回来如何还阳，暂且少停。先要表他那夜陨命之时，正是薛宝钗于归之际。一家的人都在新房热闹，无人去报黛玉死信，且怕凤姐申饬。及至宝钗坐房、合卺、撒帐等事已毕，次日才回凤姐。凤姐来至潇湘馆一看，不免洒了几点泪，说了些掩人耳目的话。回来，才把黛玉已经咽气回了贾母和王夫人。贾母听说，大叫一声，晕倒在炕。醒回只得哭道：“我的儿，是我弄坏了你了。”人人解劝，痛哭不止。忙吩咐人，快请好大夫来瞧。众人说：“林姑娘已断了气，要回过来万不能够。”贾母道：“胡闹的话，才病了两天，就死透了吗？”一叠连声，叫人快请大夫。又嗔凤姐：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凤姐道：“那时正是宝妹妹花轿进门，怎好回这话呢？”贾母一面哭着叫人请大夫，要亲到潇湘馆去。慌得众人再三苦劝，才歪在炕上。因连日劳神，又淌多了泪，已昏沉睡着了。王夫人趁空回房歇息。只见贾政垂头丧气，淌眼抹泪，见王夫人进来，便道：“实在可恨！”王夫人问：“恨什么？”贾政道：“你还问吗？可怜一个好甥女儿，生生的坑死她。将来到九泉之下，如何对得住姑太太？老太太原是最疼爱林丫头。我看她各样都好，只等宝玉大了，配与宝玉。你想想，放着这样人才不娶，再往何处找呢？她的模样、心机、女工、书字都比人强，为什么不配给宝玉做媳妇？我